皇明兩朝疏抄

巡遊類

聖駕南巡懇思獻愚忠疏　　王廷相

仰惟　皇上下諭禮部欲將詣　顯陵相卜吉兆旬日之内合行事宜靡不整辦器備戒行有期臣竊觀　皇上南行之計决矣必矣無疑矣但臣旬日來積有私憂過計之慮欲聞　皇上九發九止而不敢遽觸　君父之怒既而思之人臣事君有犯無隱心有所不忍而不言是自欺其心不忠甚矣况大臣有心膂股肱之托與人主有同戚共樂之義者哉故終不得不為　皇上陳之伏惟　宥其斧鉞

之誅少加　聽納幸甚幸甚　伏覩　聖諭下議南巡以來說者曰所過地方災傷特甚人相啖食流民載路盜賊蝟興恐有犯屬車之塵以致驚動　乘輿者又有云　聖駕南巡近邊酋虜如花當部落聞風為患深入腹裏如往年搶至昌平地方致使京師戒嚴者又有云今日之行　扈衛官軍旗校及內外從官諸臺之人役不下數萬其糧料草束車輛馬匹各處供應所費皆貴郡縣倉庫在在空虛百姓聞風逃避有司無所措處有此三者皆眾人之所慮患之在外者若處置得宜猶可以保其無虞臣之所慮乃不在此仰惟　皇上玉體清明常宜加靜養善攝猶時小有不快

今也遠涉長途日日登歷縱安輿輦穩未免勞頓而況衝冒風塵隔殊水土六氣變之五內受之萬一倘致　聖體違和　聖心不暢雖其任之登頓山原不如深宮大庭雍容之為安觸冒風塵不如逸神靜志逍遙之為樂　皇上何乃自苦而必欲親行哉臣嘗按日於朝祭之時獲覲天顏潤粹發氣滿容便於一二大臣言之不覺喜動於心時而聞有不快即為不樂今者　皇上遠行未適就勞舍靜而動安得不為　皇上慮也此臣之所以不得不竭愚忠陳之也臣又再三思之人君巡幸一時其所關係至大至重至緊至要何以言之於中可以制外事勢機權盡由

我也屬外必假付託事勢機權半由諸人也況勞人動衆之餘加之苦惷無聊之故變生於倉卒患起於不測此理勢之或有者觀諸自古以來人主巡幸之事載在史冊是為後世殷鑒者其得失安危之跡可考而知也知之而不言之是無深遠先機之見者也是以至難之事草草視為容易泛常者也是不愛重其君犯險履危徼倖于萬無事者也伏望 皇上垂鑒往事少為加意焉且 皇上必欲躬詣 顯陵者乃欲自致其誠孝於 先皇也以臣觀皇上之孝蓋自古以來所未有者矣何以言之漢宣帝曾繼昭帝之統矣而不能尊 皇其父宋理宗能皇其父矣

而不能稱帝以廟祀漢哀帝能稱皇而廟祀矣而不能宗
祀以配天今　皇上之於　睿皇廟祀矣薦謚矣稱　宗
矣配　天矣而因心之愛亦無所不極自　臨御以來建
皇極賛　天地康四海服諸侯而繼述之業日爲之隆雖
大舜之克孝武王之達孝亦未有過於此者伏望　皇上
自信之自重之况天子之孝與士民不同又何必躬自勞
苦遠涉數千里之途以下同於士庶人之愛敬乎今日之
事　皇上必欲合葬或送而南或遷而北定有　宸斷臣
請當事自行仍望　皇上選遣安静老成曉事親信内臣
一人與臣同事再　勅内官監選青各色該用人匠數十

人聽臣指使或送或還兩月之內即有次第　皇上安居
九重清穆髙拱而臣等亦能辦集其事非將戶部所供糧
草賞賜各項銀兩留為修建　顯陵之用一舉三得不惟
可以慰　皇上誠孝之心亦可以免　皇上遠行之勞亦
可以濟修　陵之費大事易得以襄而亦無意外之虞矣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不知避忌死罪死罪

獻愚忠以惜財費疏　李廷相

伏惟　皇上頃月　慈孝獻皇后梓宮南祔　顯陵即下南巡之命意欲恭詣　陵下另卜吉兆此固　皇上大孝之心純篤深至雖書籍所載自古帝王之純孝何以加焉但臣等區區愚見有終不敢默然者敢為　陛下披瀝陳之　皇上之南巡有不可必行者五有不可不知者一其一　梓宮在殯朝夕　上食雖付託有人而我　皇上遠去數千里外其純孝之心必然恐不能一日恝然而已其二臣等當備員扈從　山陵每見　皇上聖體小瘁少有過勞輒便咳嗽況今遠去數千里外雖侍衛有人而間關途

路淹瀝月日　御膳稍有愆期或為霧露所感或為風沙所徧當此之時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不知何以處之其三皇太子監國春秋尚幼雖內外付托得人但我　皇上之心未免旦夕憂繫其四自北直隸河南直抵湖廣三省地方去歲以來災傷重大人民饑窘甚至相食以苟活旦夕其壯者又皆聚而為盜千百成群傳聞西平郾陵地方曾被攻劫撫按官未曾奏報所以　陛下尚未之聞也況大　駕遠臨供億不貲雖本部差官累為協濟終恐悞事其五北虜自數年以來頗為驕肆窺我邊鄙虜我人民邊臣恐恐幸而無事近日京東朶顏等衛夷人亦頗縱橫其六

冬以來亦往往失事雖撫鎮等官降級革職以示懲戒而
腹裏之患亦不可不預為之防也　大駕遠出此北虜聞
之安保其不䠶梁乎其一有不可不知者自我　成祖鼎
定燕都即設大倉銀庫收貯天下之財以供軍國之用
皇上入繼大統尚有四百餘萬頗為充溢今各邊奏討無
虛日工部借支無止期　大駕遠出支費又不下百餘萬
兩即大倉所貯不過百餘萬兩而已萬一遠方有警不知
將何以應之臣私相謀維雖有心計如唐劉晏者亦恐
無以善其後此今日之國用　陛下所宜急知者也臣等
職司邦計日夜憂惶計無所出犬馬愚忠竊敢陳獻以

聞伏願 陛下少寬鈇鉞之誅特賜採納豈但臣等之幸

寔生民之幸 宗社無疆之休也

止行幸疏　王好問

臣等竊惟昭德塞違帝王之盛美也盡忠補過臣子之善物也故人臣不以上聖而忘匡弼之忠則君德為日新而臣得以同其休人君不以臣直而存厭斁之心則臣節為益勵而君得以享其逸明良相與之休君臣同德之盛不外是矣恭惟我　皇上大孝性成至仁天縱自即位以來求賢納諫躬親萬幾凡　詔勑所出政令所施無非纘列聖之緒而率　先帝之休也邇者日御　經筵講求治道穆穆皇皇都俞一堂之間而凌跨乎萬古之遠天下欣然思見帝王之盛矣故臣等至愚日惟仰望　陛下緝熙

此德不移外誘則持循之久理道自熟百工庶職殆將精白承休之不暇矣乃見禮部傳奉　聖旨於十二日駕幸藩邸臣等竊意我　皇上仁厚之德不忘舊跡私切喜之但人臣忠愛之心無窮故責望之心甚遠匡捄之義固有不容以不盡者蓋人君之舉必揆之於義而合然後質之於心而安故春秋君舉必書之蓋重之也　陛下德同堯舜非中主比而一旦有此臣恐天下有議之者焉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人君奉　郊廟而臨政事所以紹祖宗承天地奉之大者也故哀戚之情不容不少奪焉外此而一遊一豫皆私情也義有不協則理無可逾豈　聖

情之所能安乎往日 先帝霜露之感以 皇上之至孝

雖以次山陵情猶不已也而祖送之祭止於闕門者緣遺

有所制故情不得伸耳今撤王之禮方畢期祥之時未遠

臣固知 皇上哀慕之情猶昔也南郊之祀未舉西廱之

典未行臣又知 皇上禮樂之思猶歉也乃即有藩邸之

樂焉泮渙之游既非居喪之所宜有燕佚之樂又非初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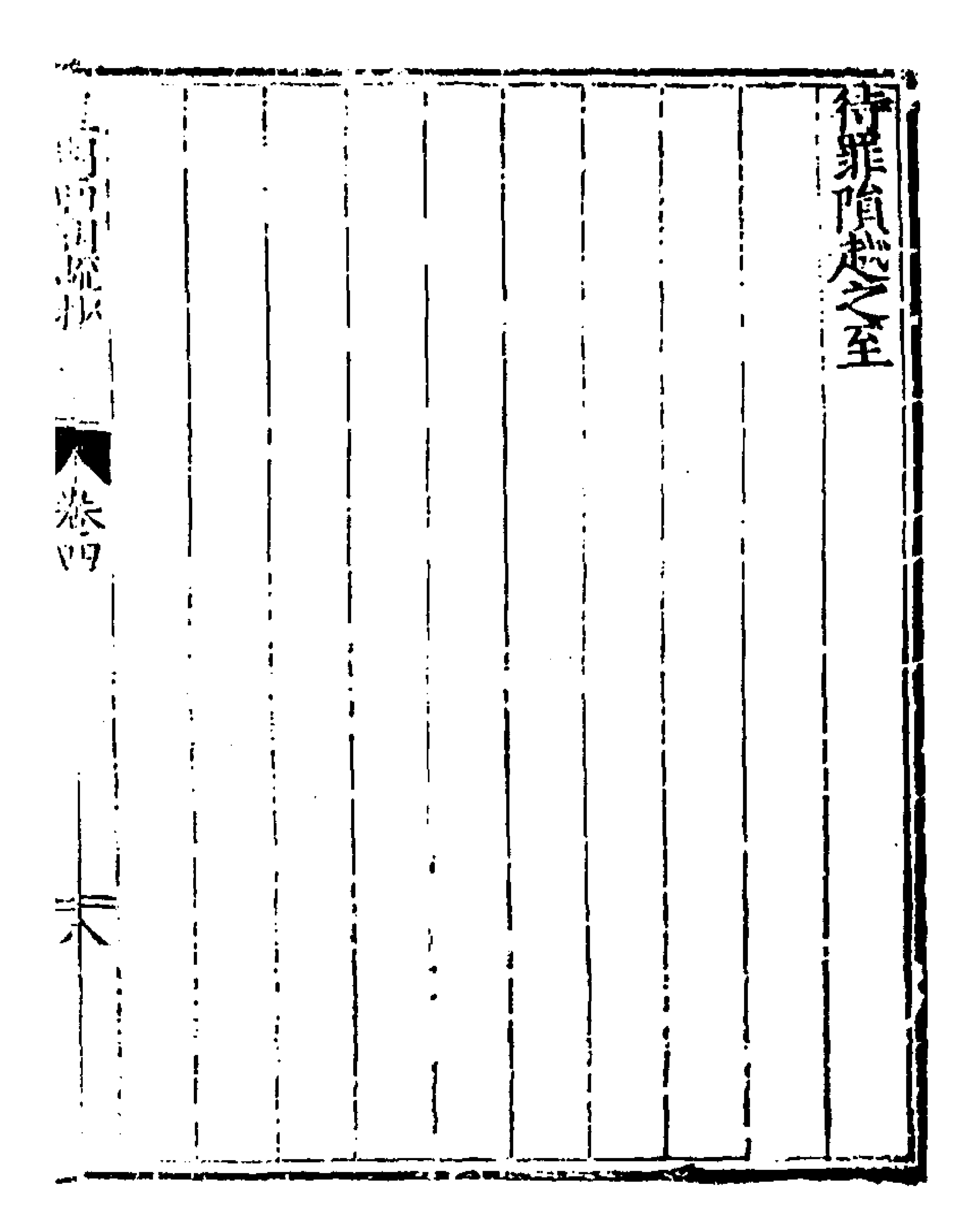
之所宜行 皇上獨不可以已乎昔漢祖歌風故鄉後世

不以為過者蓋以其親提三尺備歷諸艱且當遲暮之年

而敦故舊之好義於不悖也 陛下復位大光日升川至

而三年之艱候忽隙駒是為樂之日長而為艱之時有所

限制也　陛下試孰思之臣言非謬妄也夫犬馬之微猶
知報主臣等為　陛下耳目之寄有所見聞分當啓沃其
忍使　明聖之君而有舉動之過乎夫　朝廷之體統甚
尊　陛下不可以自褻　祖宗之神器甚重　陛下不可
以自輕凝神於　九重而運化於萬有安富尊榮無可踰
於此者矣又何必親冒塵喧而輕出　大內也哉臣聞主
聖則臣直臣等幸屬風雲一德同心所自許也故為主之
義重而愛身之念薄狂瞽之言惟　陛下裁擇臨幸之命
或可以暫收警蹕之嚴或可以暫撤以成仁孝之美而防
佚遊之漸則臣等幸甚天下幸甚千冒　天嚴臣等不勝



待罪隕越之至

命令類

審綸音以光聖治疏　　鄧繼曾

臣待罪諫垣職司出納伏見近來中旨多矣　皇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撮其最大如悅邪說之媚巳則　勅賜從俞惡師保之抗言則漸將放黜目覩出涕口誦吞聲臣切惟　中旨之出臣工之所稟令天下之所作式九夷八蠻之所視以為向背垂之萬世又所據以考治亂之迹者故　祖宗以來凡有　批答以及傳奉俱　命司禮監官送下　內閣議擬陳　覽有稗治理然後施行並　祖宗之聖學旣斷有所不足耶蓋謂天下之事必求合天下之

公理而後行之所以慮獨見之或偏抑亦防矯偽者之假
托也故百餘年來治日居多雖間有橫政者出亦不能以
禍天下時如正德可謂極敝矣尚未有如今日之　旨可
駭可歎者　陛下聰明天縱聖敬日躋其法　祖畏　天
之心知人安民之事必能乾乾不息何至有可駭可歎之
旨如今日者哉或者左右群小目不知書身未練事乘
隙招權弄筆取寵是以言出稍舛從繆理一至於此夫
若輩惟知假此以求富貴耳豈知　綸音係臣工之喜懼
關天下之盛衰爲夷狄之向背爲萬世之典則也哉頃者
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容若輩干政不信仁賢而信羣

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臣願 陛下敬念臣言遠圖治道
凡有 批答 旨意及傳奉事理一以 祖宗為法仍
命司禮監官送下 內閣據理度時明白條上請自 聖
裁然後發出批行 旨已出不可以示天下萬世者若果
出自 聖明亟宜收回勿吝改過如左右羣小為之尤望
速加顯戮以戒憸人則 天地明格災異自伏 祖宗默
相嗣王早成而嘉靖之治不愧名稱矣

慎綸音以圖治安疏

劉世揚

昨者 清寧宮前門長隨白恭為已故太監郭昇姪郭洪奏乞錦衣衛百戶援已故太監楊聰姪楊倫為例 陛下不察即允其請洪遂得濫厠錦衣百戶兵科給事中裴紹宗舉以為言則得 旨已有旨了此 陛下牽制因循聽命左右廢 祖宗之舊憲 國家之法 陛下固非不知其失而諱之 成命不可復易然則曷不於未有旨之先而慎之邪夫趙雲任濫楊倫皆近日會緣陳乞輒得冒濫錦衣衛官秩言官本兵亦累有論陳明進 陛下即一誤與一不聽一不改再三知且慎而改之矣數月之間而何

乃至再至三至四邪他日　陛下安得而禁之臣等又安得而言之詩刺僕人赤紱書戒衣裳在笥晉文公以趙衰守原論者謂守雖得士而議出寺人則足基賊賢失政之害今錦衣親軍近侍官員例以若人廁之又出若人請之異日獨且謂　陛下何哉夫革　先朝乞陞之人今則復容其乞陞治　先朝交結紊亂之黨今則復聽其紊亂此臣所大未解也臣觀邇來　國事日非公卿諫臣百執事論諍日多而　天聽日厭　聖心日睽正恐事日益非論諍日益多將至若潰川不可復救左右制命政在多門陛下若綴旒不得舉手羣臣縮朒不任事則一變而為

武宗之世不難也夫煉石不足以補天啣枚不足以填海爲所進者小而所缺者大也今之大言　陛下者實類於是志曰廢忠惑佞蒙天先清而暴蒙微而日不明象則著矣願　陛下究觀天人咨覽忠言奮立剛斷刻期恢復先將郭洪并趙雲立麒麟楊倫革去官秩然後明究互爲陳乞者之罪并近日群臣論諍諸所失政一一追惟不悼改圖以後　綸音務乞慎重必求至當然後　陛下必使已誤而群臣論諍徒作一番故事塞責如補天填海之卒難爲功臣不勝長治久安之望

信明詔以杜弊源疏　　鄭自璧

近該御用監太監黃錦題稱該監匠作不敷要將本監裁革過人役并軍民匠餘選取服役食糧應用該兵部覆題奉欽依這人匠查係弘治年以前額設的准選收藝業精通五百名應用不許各項影射役占欽此臣等聞先朝權姦柄事政出多門各衙假公營私收集無賴無慮京儲數萬皆空賴陛下登極改絃易轍詔令一布如日中天其剗刷宿弊扶植綱紀條約雖多而裁革冗食一節是又元氣賴以綿延國是因以少定而大愜人心者奈何瘡痏未幾旋自踵効隨革隨覆不恤反汗則是自易

其　今自侮其法而非盡一之政矣政非盡一豈　帝王之政哉此臣等之所以駭也自　陛下臨馭以來宵旰孜孜圖維化理形諸　綸音一則曰彌成嘉靖之治二則曰共成嘉靖之治注切　淵衷焦勞　聖慮卒使嘉靖之治渾融完確如金甌拱璧上欣　祖宗在天之靈下慰赤子雲霓之望而　陛下之心始釋然矣今日之舉無乃瑩者瑕完者缺欣者變而望者觖乎此臣等之所以惜也年來各省不登民户逃亡過半加以邊務孔殷未及一歲發去各邊銀兩不啻千萬京通二倉僅有二年之積重之以此各監局循例效尤紛紛以阻遏將來忘實徇名按圖索駿持

費而往不識司　國計者有何肇畫也臣　孝廟之時令
庫充實故雖有正德數年之耗然所耗者耗　孝廟之實
猶可支也若正德則固已耗者也以今日之耗耗正德之
耗不可支矣脫或各省不發復如往歲此天將人事之或
然者其何以善後哉此臣等之所懼也臣又思之　陛下
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
雖竭天下之財力以供億　闕庭求天下之技藝以趨事
禁苑良不為過今　陛下方欲用人臣等輒行諫止豈過
為矯激以取批鱗之罪哉但所重者已渙之　詔令所靳
者欲遺之粮儲所謹者易追之覆轍所慮者難料之後艱

故敢嘵嘵如此耳近日京師聞有此 旨閭巷紛籍彼自
仍以其項下進且曰今不得于此衙門彼必得於彼衙門
一時遊手之人競出安身之術傍觀側聽是豈好消息耶
况該監人匠見有二千餘名昔能日省月試事亦不廢今
此請乞意將何為且今四方饑饉薦臻妖祥疊見 陛下
正當脩徳飭行百凡供御宜自減損以荅 天戒豈可更
啓此端以興遠邇咨怨重傷 天地和氣也哉如蒙乞
賜追寢 成命將人匠不必選取以杜冒濫之幟缺名人
匠 勅該部查照先今題 准事例轉行各處清軍御史
嚴督司府州縣衛所官員清查正身或戶有人丁即行[illegible]

解送監上工仍　勅督織等官安靜行事毋得倚勢倖門自招物議庶工作不妨倉庾不費而清平之政無疵纇矣

收　成命以防後患疏　　喬祺

臣等竊惟聖人貴未然之防而人臣有先事之戒蓋事關利害幾伏安危有目前之所不必慮而為他日之大可憂者惟在乎人主早見而預圖思患而預防之耳近該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換　勅書內織染局太監刁永請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袱近該科道論劾該部執奏未蒙　俞允臣等遠在南都聞之比駭以為　陛下明聖而一旦忽有此舉切恐非　陛下本意也　陛下臨御以來節用愛人絕遠方珍怪之物禁　內廷玩好之供一供役之必慎一用舍之不輕惓惓乎開天下之慮以圖萬世之安瀕

海內外皆有以知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矣今即此二事觀之猶有甚焉者守支料決非 陛下本意也臣等請緩其甚不可者為 陛下陳之 祖宗設鎮守太監於各省者凡以為安地方計也自張慶請 勑以便己私而兩浙生齒云今受困又況成化弘治年間民殷物阜已不能堪即今水旱頻仍邑里蕭索生民凋敝莫此為甚若是而更加以此害之剝削兩浙之民如之何而可以生活耶訪得鄧文見在浙江以惡弟為謀主養無賴為爪牙擅作威福多方害人索柱有分利魚鹽有供應糧長機戶索取銀兩段疋富家大戶無故訪拏必得重賄方肯釋放知

府以下官員勒要拜見銀兩方許進見地方軍民甚是不
堪道路以目既如此而又 賜之以 勑是猛虎而益之
以翼也民不堪其命者必矣 陛下設鎮守以安民而使
民不堪命亦何以利於是哉臣直謂知發輙在前而功恐此
勑之換亦非鄧文之福也然於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
袱尤為不可蓋陝西地方連年苦於征發病於饑饉 祖
宗百五十年以來所患者惟陝西邊境之最要也其在今
日其備則有回夷跳梁河州則有番不剌延寧固原則有
套賊邊警不時支給不暇連年動遣重臣臨壓其境雖仗
薄効尚未底寧而今乃復有此舉差官一出供應不暇

贓污之徒惟利是求有司賢否必恣誅求陝西地方近已罷於軍餉民情皇皇今復加以科擾必將騷動地方震驚邊庭譬猶抱薪以救火也其不動外夷之覬覦者或寡矣陛下宵衣旰食內脩外攘言及邊事輒切 宸慮今瘡痍之民尚未全瘳邊方之警尚未少息而又可重於此等騷動之哉切恐此舉殆非 國家之利也夫天下大勢在東南浙江為財賦之區在西北山陝為藩籬之地近年以來東南民力殫竭無餘西北兵威困憊不振譬之人身元氣索然強自支持其不仆者無幾識治者皆為 國家危之今又重以軍民不堪之甚者忽然加之臣等恐天下之大

可憂者必無出於此矣臣等待罪言官有聞當言而言當

盡使 廟堂之上有此不宜之舉以遺後日之憂一旦驟

生噬臍無及異時臣等雖身伏斧鑕亦無以逭其責矣伏

願 陛下不以 成命為難回不以微言為可忽軫念萬

姓之艱危 俯從諸臣之論取將鄧文 亟賜罷黜以為

生事者之戒另選安靜老成大人以充鎮守陝西織造羊

絨乞如該部所議著令彼處官司照數織造解送來京以

給公用庶幾地方不擾民生得安而後患可以潛消矣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休端在於是 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懇出　俞以示大順疏　汪思

邇者給事中劉家得罪褫職科道諸臣以為斥逐言官殊乖治體交疏懇請乞　賜優容不意已犯　天威嚴加詰責　聖恩浩蕩尚免刑誅螻蟻微軀粉骨難報臣已隨班入謝感激無涯退而深思猶有疑惑隱存胸臆不敢復諱謹用敷陳端倪　天聰此臣區區一念之忱　陛下誠有社稷深憂則曰是朴直者或可恕也不然則曰光狂悖耳不足問也若又不然則是奏擾之罪無復可逃當觸所壓雷霆所擊摧折敗壞豈復何惜但恐天下之事方將勞　聖慮耳然臣念　陛下聖明必不肯至此極也臣聞之易

曰重巽以申命夫巽順也重巽者上下皆順也上順道以
出命下順道而從之於是乎風四方而設萬姓古之善治
天下者用此道也 陛下之以命於此殆有歟乎 陛下
即位之始 詔旨流宣臣民奉行罔有或忘可謂得巽之
義矣既而初心漸弛 徽意頗乖人心未免驚疑臣下未
免駭異馴至今日更又可愕 陛下豈未自知乎臣請言
之 聖諭有曰朝廷設言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
權似也然言官風聞言事自 祖宗來固已許之蓋勢有
所不及詳機有所不可泄一有見聞即當奏報徐行勘實
庶足防奸如曰止當據實不許風聞則論議阻門難愉邪日

辟矣　聖諭又曰劉宷劾奏事不以實輒挈妄言回話又不認罪宷誠輒華可罪矣然崔文之惑群言競興各以所聞聲之　陛下多稟內帑宷亦奏所附耳其虛其實固不可知宷既有聞不敢不告宷之心律文曰奏事詐不以實宷何嘗詐使宷而不以所聞告乃為詐不以實耳若夫回話之說允行可議方崔文有訴　陛下止令宷查明銀兩耳宷之再奏亦止言內帑不得查究崔文不當措陷耳　陛下固未嘗責宷以言事宷又何得認其罪哉　聖諭又曰姑從寬調外任以稱朝廷容宥之恩臣則以為　陛下何能容宥之有夫崔文　陛下弄臣也劉宷　陛下爭臣也弄

臣以快一身者也爭臣以利天下者也假使寅吏誅狂徑許 陛下猶當宥之以彰仁聖乃為弄臣私昵之故而黜忠直之臣未見其為容宥也 聖諭又曰這厮每如何這等奏擾恣意回護本部當拏問究治且饒這遭再不許仍前奏擾夫諸臣之意蓋為 社稷深憂故敢交章匡救豈敢為同官奏擾 聖情以輕聒拏問究治之禍又况章疏初心已分顛戮其身不敢保於求乎何回護之有 陛下殆亦不亮諸臣之心矣虞夏之治亦既盛矣而君臣之間更相儆戒不敢怠忽 陛下繼亂而興治緒未就奇災大沴所在輿嗟正宜恐懼修省訪問缺失乃禁臣下使勿復

言臣之愚狂誠不敢辭 詔也夫自 興獻帝尊崇之議在
廷群臣不能協合 陛下之意及為近日都督同知陳萬
言 賜第之事又復議論相非左右近褻必有獻諛貢佞
抑或借此以讒將謂外廷於 陛下懿親每不相假遂使
聖情疑惑心意漸殊謂此輩為尊承謂群臣為違慢言不
足聽計不足從是未可知也如其信然則 陛下之赫怒
固宜然此豈盛德事哉又使內帑銀兩而 陛下既有職掌
不容擅支矣若以支劾催文為宦之罪則直罪之可也何
為而使宦者明以難之及宦言其難然後加之罰也是乃
挾術排陷之計殊非王者正大光明之體又 陛下先因

刑部之案已曰崔文已有旨了餘他後因崔文之訴乃又極其慰留　温語復詞不一而足是方以有罪而恕之怨以有德而彰之私情公議轉使相妨意有偏枝便為所勝臣恐　陛下剛明之資或其有可憾也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一言一話若甚細微流布四方實關大體豈一時詰難雖下情易窮而少有乖違則人心未服甚非宣聖德出順從之義也　陛下如欲諸臣勿言何不　俯從衆志省察愆尤割去己私深惟至計納諸臣之說復劉寅之官自今　屢旨擬行一切責付　內閣務俾詳慎名當〻順人心如或過差責有攸在若是則群臣

將順之下又奚參擾之病乎唐臣魏徵言於其君曰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固亦臣之夙願也臣言已盡淚淚交零待罪 闕廷不勝戰慄

從衆論以塞禍源疏　　王瓚

邇者浙江鎮守太監鄧文奏乞換給　勑書始而該科執奏於前繼而科道交論於後人言雖衆　聖意未回事關安危不容遽默故敢不避狂愚再瀆　聖聽臣等竊惟天下之事所以行之者三曰理曰法曰勢若於理則不可行違於法則不敢行也於勢則不能行以是三者而律鄧文之請殆無一可者焉文之請也固欲兼管銀場矣銀場利之聚也文要兼管將為國而利之乎抑為己而利之乎為國而交征利者必危為己而放於利者多怨曰怨曰危俱是厲階咎己於國兩無所據欲兼理詞訟矣在外之詞訟

有司理之按察司總之而詳允於撫按文移無異其亦會
同撫按乎抑亦任情而為之乎會同則非文之心任情即
成民之亂以理為請而乃以亂終之可乎欲參提職官及
罷閑官吏矣鎮守各官而乃參提行事是鎮守而撫按也
不知撫按其將何事況罷閑之官已無官守罷閑之吏即
係編民彼有何事而亦欲參提之邪此理之不可者也
大明律內一欵曰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 聞請 旨
六品以下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并分司取問是鎮守不得
參提官吏也問刑條例內曰在外詞訟除叛逆機密重情
許鎮守受理外其餘不許濫受是鎮守不得兼理詞訟也

以此推之鎮守不得兼銀場亦明矣夫律定於 太祖高
皇帝例行於 列祖而經者斷斷須行者也又能知
祖宗百世之律例乎此則法之不可者也財者民之心也
管銀場則傷其心矣固未有傷民之心而可以治者也理
訟挈官則奸宄者將挾訐藏賄以求逞善良者皆積怨含
憤而圖伸世未有惠奸宄賊良善而可以治者也夫理不
可法不可勢不可而鄧文乃肆為欺罔甘於首禍朦朧而
請之罪固不容於誅矣何使該部見其詞語含糊少加察
焉而執奏之則當事未定之先未必不可救正而乃雖然
妄動即與會 勅及因該科之執奏然後徐起而覆題曾

謂掌本兵國之司命而舉事草草一至於此哉若曰不知是謂不智知而會之是謂不忠不智不忠焉用彼相若該部者亦有不得辭其責者矣伏乞 陛下因臣等之言覽前後之奏審事機察利害將 勑書收回明正鄧文之罪戒飭該部之悞惟期治道之有成毋狃 成命之已發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信詔旨以正國法疏　　許復禮

頃者錦衣衛左等所鎮撫等司旗校王邦奇等奏本到科為懇乞天恩比例查功復職等情臣等披閱奏詞相顧驚愕不意陛下維新之日輒敢有此投積奸負之徒以惑亂聖聽此事關理亂之機臣等不容緘默照得皇上登極節奉詔旨正德元年以後各衛門官軍旗校人等緝捕妖言奸細并不係臨陣對敵強賊一應陞授職役者通行查革欽此欽遵今王邦奇等係先年厰衛緝捕妖言奸細近奉詔旨查革人數先該兵部題為開讀事請差科道部屬等官遵照詔旨內事理查革題奉

欽依選得兵科給事中夏言四川道監察御史鄭本公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汪文盛錦衣衛千戶陳漸李經公同會勘各據本衛所關造文冊兵部選官堂稿各人親供逐壹清查辯對扣算停當備造文冊會本題　請奉　欽依是這冒濫人員既曾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着丁來說欽此欽遵隨該兵部題覆節奉　聖旨是各該管員旗校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並盡職級的還與他冠帶閑住被革人員有朦朧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欽遵先因錦衣衛旗校費宏等及王邦奇等六次抗違　詔書奏辯復職已經臣等六次參出兵部立案未

紀究治今又妄引 敕諭挾搶動言大為欺罔之詞至
朦朧之語惟欲 熒惑 聖聽不顧亂常 誣其所
至毀謗官為奸邪指查革為欺罔並非倒置變白為黑大
肆狂悖之言無復忌憚之 意則是狐鼠得其依憑而目中
已無法度矣此輩若猶縱 而不治終將何所紀極乎且奏
內所以遵 敕旨為言者為近者節次裁省之 敕諭也
下等官能冗食貲戒將冒濫 為將者致天之曩未聞冗濫復
職而反謂可以修德弭 災也查得弘治二年七月內該禮
科都給事中等官韓 鼎等題為修省弭災事內稱武職非
軍功得陞襲校因行 陳職其非 祖宗舊制合通行查

革具題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拏妖言的只照成化年例給賞不陞拏強盜的應捕人員獲賞不陞定為例欽此大哉 聖訓萬世當遵以此觀之 先朝修省弭災正欲禁革冒濫而邪說乃引此以為查革復職之據不亦謬乎知 勑諭之當遵則必知 詔書之不可違今未遵 勑諭而先違 詔旨 小獨何哉蓋在 先朝權奸用事納賄買官中官弟姪濫叨封爵者門廝役驟得美官金紫雜沓於班行卑焉喧譁於道路甚於廠衛陞遷尤為驟易倚仗權奸之勢竊弄威福之權串同番子誣捉奸細妖言不信法司鍛成深奸之罪或一年而兩次類奏或乘便而帶

憚于神人共怒道路興嗟莘頼　皇上飛龍九五開　國
成家數年目濫黃緣一　詔盡行裁革或追奪　詔券而
爲民或削除職級而歸伍事出至公裁之　聖斷臣民將
守孰敢從違今邦奇等發恃殖貨肆行抗奏自非依憑城
社倚任錢神何敢乃爾蓋不思嘉靖乃正德之改元而俾
門不容於再闕　詔旨又　中興之命脉而　新政豈可
以阻撓然隄防一決潰突滔天末流難制典守者孰敢少
假而慢邪其奏內稱見在食糧者止百十餘人似欲以少
自恕而半其或可見容也然一人破例千百闖之容一人
是容千百人矣况百餘人乎况　中興一　詔挽人心於

既去之餘圖治化於更新之始昭如日星天下共見今朝
廷紀綱法度率此焉立理亂攸關詎得背抗今必欲違之
是壞亂紀綱法度欲轉嘉靖之治而為正德之年矣且正
德元年治道未始不善而二年之後竟爾變之非遽變也
亦由小人潛通僥倖之門而執法者因循不守方徇情以
示私日卒至極亂大壞幾危　社稷殺盜不遠可復蹈耶
故孔子贊易乾則致謹于幾坤則致戒于漸良有以也況
前日查革之餘邦奇等尚有旗校之稱若果素公効勞自
有崇進之途何苦悻悻焉為非分無益之求自罹于罪戾
耶又況　聖恩浩蕩不追既往與物皆新邦奇輩自合安

分懷刑以覩太平之盛哥也乃敢肆逞狂悖之詞甘蹈充發之罪蓋由爾來法令不行事尚姑息以致人情玩忽養成奸宄之風上下相安而不自覺臣等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痛懲往事申 維新之 詔旨使群小不得以抗違渙汗之 綸音俾奸宄不得以拂吳乞 勑法司將王邦奇等一干人犯收捕下獄從重問擬遵照 聖旨枷發邊衛充軍以為小人將闇之戒庶法令昭明倖進者知所止矣

慎政令以圖治安疏

黃重

臣惟人君政令所以繫天下人心者也顧設於　朝廷之上敷布於四方之遠得其道則臣民蒙其福失其道則臣民被其殃是政令之行誠不可以不慎者仰惟　陛下起自　藩邸入承　宗祧　登極之初渙頒　明詔凡前數年之大小奸弊剗除殆盡自是一二年間民困頗甦生意漸復內外臣工私相慶幸以為雍熙太和之治復見於今日矣不意邇來　聖心少察初政漸移謬種弊端大臣執奏而不見從小臣力諍而莫能入言之可為痛心見之可為流涕臣不能悉舉謹以耳目聞見者為　陛下言之如

傳陞官員已本　詔書查革且武職非軍功不授又係
祖宗舊制豈容輕改夫何前者趙雲以太監趙山之故陳
乞得官為錦衣千戶未幾楊倫以麒郭洪以太監楊聰以
清郭昇之故陳乞得官為錦衣百戶雖有尚書彭澤都給
事中許復禮之執奏而　陛下固執前　旨竟莫俞允夫
錦衣衛官員職司以　駕侍衛任遇獨隆人多慕之今此
源既開末流何極臣恐狗尾續貂又如　先朝之冗濫矣
設齋醮以徼難致之福太監崔文之罪大矣大學士楊廷
和尚書喬宇都給事中張翀監察御史屠僑等相繼論諫
辭甚剴切諄意　陛下篤信邪言不肯采納至今齋醮未

閣明自假寵而崔文之植根深固肆志横行藉左道而任

奸回臣恐邪說自此昌矣錦衣衛官校奇僭斜而主事羅

洪戩訊行辦旨行事固為過當但其心亦有可取 陛下

名長謹亦一奏下之 詔獄尚書孫交都給事中劉濟御史

楊塤等先後陳奏奚止數十而 陛下固執不從今之洪

戩更調外任璟罷止於罰俸偏信虎賁之士輕蔑文學之

臣臣恐奸人自此横矣宋鉦告李陽鳳撥置科斂事下刑

部未經鞫問崔文懼怕乃寅緣 內批取付鎮撫司打問

尚書林俊再三執奏 陛下以其違 旨着令回話都給

事中劉濟御史王鈞等力言其非終未見聽令法司見問

之事俱付原奏所親之人臣恐成法自此更矣凡兹政令傷治體而長奸欺所損非細　陛下聰明天縱洞燭幾微夫豈暗於此哉特未之思耳且今日　內閣六部大臣皆陛下腹心之寄也而科道等官又　陛下耳目之司也皆所與共理天下者也今守其官而不得行其道當其責而不得行其言不知　陛下所與圖回治理者付之誰歟臣聞尚書林俊去則國無其人誰與共理又豈　朝廷之福哉誠不可不為之慮也如蒙伏望　陛下念　祖宗社稷之重思繼體守成之艱深惟既往之愆　俯從各官之請仍將趙雲楊倫任麒郭洪官職革去以後內外人員不

許撰例陳乞崔文送法司懲治以後左右近習不許妄進邪說讒者罪之維洪載復其原職以抑小人排陷之私存陽爲仍送法司問理以存 祖宗畫一之法伏望 陛下自今以始親近正直屏去奸邪日 御經筵講求義理數召大臣咨詢治道至於科道等官進言亦一親 賜省覽反復玩味凡諸施行如是則 乾剛總攬於上庶政旁達於下治安之計無逾於此狂瞽之言冒瀆 天聽死罪死罪

重降 明旨大懲奸黨疏 曾僑

頃內旗校王邦奇等乞恩比例復職 陛下荅之曰該部看了來說續該都給事中許復禮等反覆論辨其不可乞將王邦奇等寘之於法爲小人首亂之戒 陛下則曰該衙門知道臣竊疑焉臣嘗伏覩前後 旨意大率曰該部看了來說者示所司急施行之意也曰該衙門知道者所謂泛然應之可否之間所司視之以爲尋常者也攷元詔書應裁應革者一十有三條給事中等官夏言等奉詔查革官軍旗校三千一百九十員名誠所謂積年宿蠹一旦頓清嘉靖 今日一大機括也其王邦奇等係先年

緝捕陞授人数委的冒濫壞事名官戕生命聽言之甚矣

陛下於邦奇等曰看了來說臣竊以為若此所謂徇私有無之說非指其所謂比例復職之說也乃於復禮等則漫應之若無大緊要然者仰窺　聖意不知何所主持當未幾時黜自辯忽如此其宜以為天下戲乎為邦奇等之言則曰兵部已許我矣為左右之言則曰此彭尚書許他非關我事夫彭尚書或一時無情之言該司不能舉奏致有今日玩事之怨固莫能逃且今　明旨之下輕重判然彼玩不知則謂　陛下亦已許之矣　陛下左右皆將許之矣所不然者臣等科道天下人心　祖宗在天之靈耳然

則又非獨該部之罪也則其播唇鼓舌引類呼朋跂足權倖之門抵掌玩侮之術何凡惟哉凡其袖手而畫籌陰行以倖成者且三千有餘今茲乘以希奇爲試待之以恕則闐然而起繩之以法則帖然以伏此其情狀人容無難見者也又如淨身男子千百爲群雖曰死灰尚有復燃之心張銳張雄等嚮集在籠翮雖遏秋風不無飛揚之志此途一開不可復止決隄而欲思版築之功燎原而後求撲滅之術雖有智者莫能繼其後矣然則如之何亦曰治之而已矣禁之而已矣蓋此關於 國家也甚大革之則安復之則危革之則治復之則亂革之則進君子復之則進小人

革之則為嘉靖從之則為正德其機如此一反掌間耳豈不大可寒心也哉近聞該部具本執奏思罪其職以補過也伏望 陛下振乾健之威赫雷霆之怒細覽該科之奏特 允該部之言將王邦奇等拏送法司從重問擬以警其餘實 國家無疆之福也若或依違可否之間仍前不斷之 旨如此等輩終無寧帖之期嘉靖新政乃 陛下自壞之耳天下事尚未可知也

差遣、

停止差官織造類　　楊廷和

近該臣奏等乞免撰差官織造　勑書節奉　聖旨已
差了再不必奏擾欽此臣等一聞此　旨相顧驚愕備
員大臣素蒙　禮貌不意　聖明一旦有此在　朝群臣
亦皆彼此駭嘆非止正德年間亦未見此　批答　內閣
題奏有如此　旨意者臣等固當引身退避以明不可則
止之義但展轉以思不能庶幾改之之望若以具奏擾
為嫌而乃俯默然見於其面非臣等之所以自處也臣等
豈敢以此擾　陛下哉恐傷不堪織造之擾千百成群

起而為盜賊以擾天下也亦非敢固執己見違拗不通也
執 祖宗之法欲望 陛下遵而行之以保 宗社永與
天下公議大相違拗以取後世之譏也今臣等言之不聽
九卿言之不聽六科十三道言之皆不聽獨二三邪佞之
言聽之不疑 陛下獨能與此二三邪佞之臣共治
祖宗之天下哉 聖旨又謂織造係 累朝事例臣等考
之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順 累朝並不曾差官織
造雖成化弘治中間一行之亦非 朝廷美事 憲祖
孝考卹民節財 聖德善政非止一端 陛下皆不取以
為法乃獨此不美之政以為事例言也方 陛下登極之

初陞傳 旨欲更換廣西鎭守廣東市舶并提督大勝馬
房守備倒馬關等處及看守廉州府珠池各項官員等
先後具題伏蒙 俞允停止各官不差 敕書俱免撰寫
海內之人方銜頌 聖政之美今日何故織造一事乃不
蒙 嘉納且特降 旨罷止 御筆親批決非司監官所
敢擬議不知撰寫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我 祖宗臨
朝一應批答皆出內閣擬 進惟正德年間權奸亂政始
有擅自改擬答求 御批以濟其貪私者 新政以來不
當明正其罪遂令此輩邪佞小人敢於今日復蹈前轍撰
敕其心惟欲蒙蔽聖聰以圖身家富貴不顧生靈休戚

社稷安危 陛下何忍隳其奸計壞 祖宗之法度哉
祖宗至正德間幾致傾覆仰賴 陛下再造乾坤轉危為
安中外軍民始獲稍甦然 國勢民力比之成化弘治等
年百尚不及一二今日豈堪再敗壞耶興言及此可為流
涕正等決不敢換寫 勑書以重誤 國殃民之罪伏望
陛下俯垂鑒察停止織造官員不差仍乞 命司禮監官
將前項紫薇蠱惑邪佞小人逐一查出斥逐在外不許仍
前恭侍 左右以杜後来乱政敗 事之漸實 宗社
萬年無疆之慶也

憫人窮以昭聖德疏　楊一清

臣近者被　召赴京途聞　朝廷以內織染局之奏差官前去陝西織造心竊疑焉陝西之民極矣方懼寬之未有其道擾之不得其方果何於爨則如見火之烈顧欲從而甞之似與　陛下平日恭儉愛民之德不類也既入京師則聞工部尚書趙璜等工科都給事中張嵩王科等御史陳察王朝用等在陝西則提督軍務尚書王憲巡撫都御史王藎巡按御史鄭登庸王景王昂等俱有論列俱欲停止前項織造取回差去內臣連章累牘未聞省回　天聽則又隱憂深念以為人心所存即天理所在內外之論不

約而同事關地方安危誠非細故乃皆不蒙　省覽而獨
於內織染局之言是用似與　陛下平日聽言納諫之美
不侔也前月臣在閣見發下工部所覆各官奏本大學士
費宏石珤賈詠與臣擬票皆依該部所擬乞請停止昨日
早送下欲仍臨前　旨施行臣等相顧驚愕除仍將原票
封　進外伏乞臣又官陝西近又初自三邊取回生民愁
苦之狀戎虜強梁之勢邊方利害之情觸目興嗟經心抱
痛忽聞是舉若欲默不作一言則　陛下斷自　宸衷引而
置之輔導之地將何用哉竊惟天下之事有重有輕臣下
之言有緩有急以輕重言則邊民固本安內攘外其最宜

者也而該局所奏各色羊絨織彩龍袍或撒䊬衣之類既非先王之制又非常用不可無之物其間輕重固自有別矣以緩急言各官極陳地方凋敝錢粮缺乏憂外患之方殷內變之將作此最急者也而該局之奏止恐有悞供應其緩急亦迥不同矣及查陝西織造非 先朝舊典弘治年間始有之彼時各內無賊腹裏有收間一舉行民不重困 孝宗皇帝采納人言旋行旋罷至正德年間太監廖鑾等以織造之故剝民膏脂痛苦入骨當事者厚網其利而 朝廷獨任其怨向非 天啓 聖衷掃除獘政群奸伏辜地方稍得安堵不然事勢所激不知至於何地也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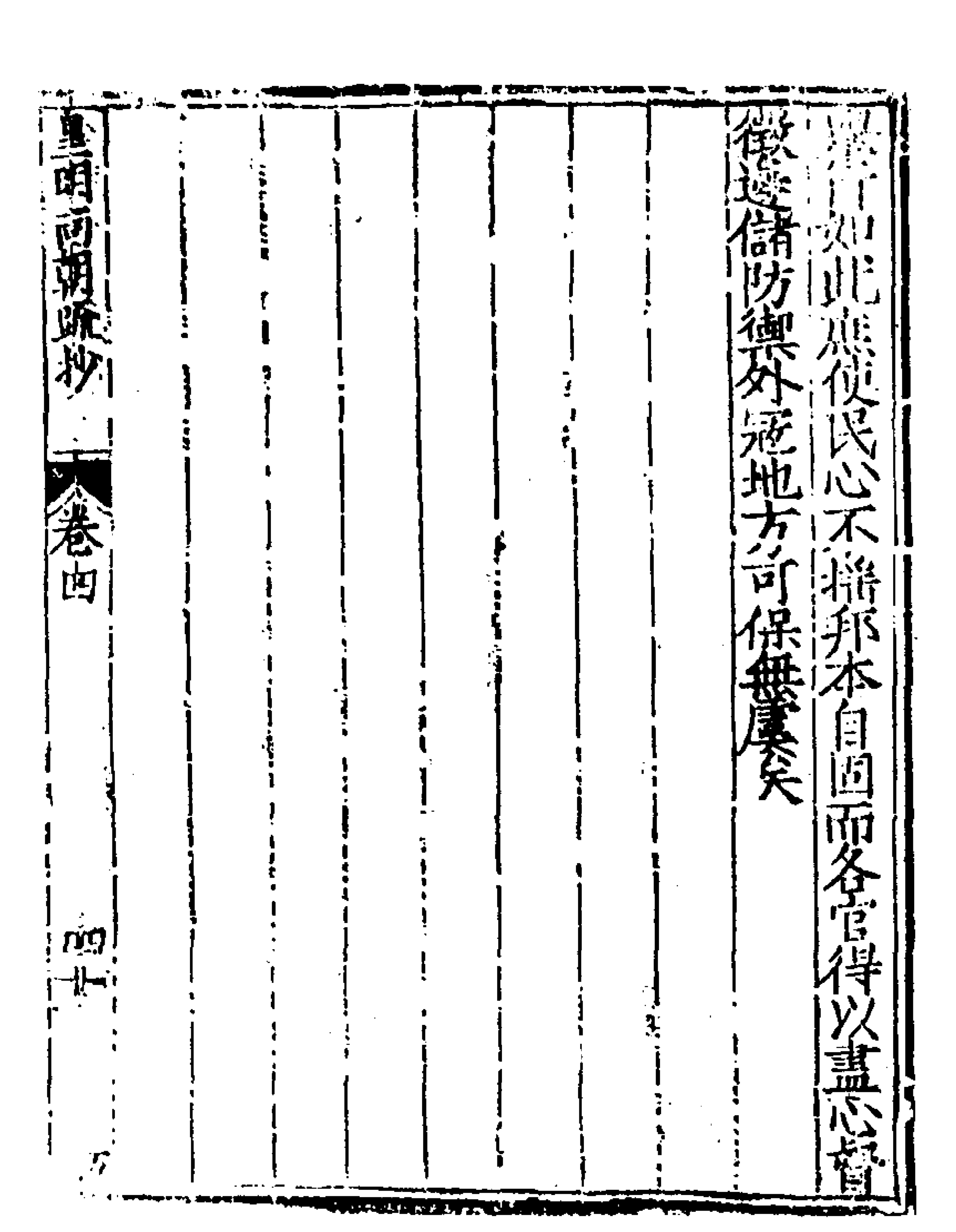
陛下所遣內臣經使謹原安靜不照前人騷擾而帶去官
舍匠作人等嘗一一能守禮法假借聲勢生事擾人之
害雖保必無切見延綏河套達賊雖大勢過河而伏藏久
住之賊其數尚多不時窺伺侵掠冬寒河凍難保不復入
套寧夏賀蘭山後又多賊營河西亦不剌賊衆盤據西海
近渡江在我洮河番境住牧此腹心之疾也而甘肅回夷
之儆旦夕難測狡之必治非閒可發不啻數倍平涼鳳翔
等處盜賊又復肆行劫掠各該守臣方將調集兵糧以備
戰守復恐公私匱竭無以為謀軍事勢至此而欲蹈正德年
間之弊政以不急之務而重困七八郡疲乘盡之民乎誠恐

民愈窮而盜愈熾於寇乘之而入河西洮岷之地將非
國家所有臨鞏平陽諸郡安能保其安然無事乎故今日
陝西差官織造臣反覆思之誠未見其可也又查得陝
西各府州縣拖欠各　王府祿米并折色不下數十萬石
貧乏官軍俸糧至二三九年未支節奉　明旨責限令其補
支所司瞠目束手無從處給挪東補西僅支目前不經之
費况此地且非所宜且織造開局雖在西安而羊絨必
取之臨洮蘭州此地凋敝已甚年成薄收見今銀每錢止
糴粟米六七升民不聊生若更迫之寇賊集非死於溝
壑則驅之從賊耳夫工部尚書侍郎為　朝廷之股肱科

道為　朝廷之耳目而總督巡撫巡按等官又　朝廷簡
用以寄一方之命者也今諸臣合辭乞罷情懇意切彼豈
不知逆耳之難入而順志之為安哉亦職掌所在利害切
身有不容不言者耳臣仰覘　聖意蓋以　成命已下難
於追改差官已久不可復回然因時制宜聖賢明訓從諫
弗咈　人君盛德始因該局之　請而行之繼因群臣之
言而罷之則　陛下視民如傷之仁改過不吝之勇上有
光於前古下作則於方來甚矣何其不可也况該局原奏
止言各色羊絨見在數少不敷供應不言欠缺而各官所
懇亦欲該衙門將照閑該用供應絨服開數行令陝西鎮

巡官如式織造亦未嘗敢議停止若依其所言　上用既不有悞下人亦無所擾似不難從而何必規規於該局先入之奏以拂中外之公言哉且　天子至尊無對若服用之常必不可缺惟正之供何足爲過但羊絨初本庶民賤者之服非　宮庭所宜御故常貢之所不及近年奸巧之徒造爲織金桃花之麗五彩閃色之華人始貴之一袍價至百餘金一疋價可十餘兩在先王嘗嚴誅淫巧之科在今日當申嚴侈僭之禁從而重之以病吾民　聖明亦偶未之思耳不然則　陛下嗣位以來勤恤民隱寬徵之令無歲不降　軫念邊方內帑之銀不時及發不以玩好奪

心志不作無益害有益仁聲善政莫黎名言何獨於此一
事執之甚堅竟非視之輕而不覺其為害之重否是乎伏
望 陛下慎守儉德以廣卹民之仁博納讜言以成從諫
之美乞早降 德音將差去太監梁玉取回一應該織羊
絨袍服等件交付陝西鎮守太監晏宏巡撫都御史王藎
等督同三司官員如式織造陸續 進用仍復照依工部
所擬令太監梁玉先將慾缺 上用龍袍攢造完備定限
回京其餘可從緩者盡見織未完者俱交付鎮巡等官織
進一應錢粮寧取諸布帑無派於軍民若此在年歲荒歉或
虜情緊急即便具奏 停止待豐成有收地方無事之日



辦乎如此庶使民心不搖邦本自固而各官得以盡心督
徼邊儲防禦外寇地方可保無虞矣

暫停差官織造疏　　喬宇

近該各處撫巡等官奏報災異重大饑饉非常以此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題奉
明旨會集部院司寺及科道等官條陳荒政奏　欽依是這地方災傷重大軍民拾分困苦存留起運糧米歲辦等項錢糧俱與停免其餘救荒事宜都准議行還差堂上官一員前去會同撫按官嚴督所屬將前後動支銀兩設法賑濟務使人沾實惠不許虛應故事欽此隨該戶部題名
上請又奏　欽依務要用心設法使窮民各沾實惠以稱
朕憫念元元至意欽此續該兵部議奏南京兵部題差郎

中恭省請　勑計處馬船料價奉　欽依是官不必留待
豐年來說欽此又該禮部題請嘉靖三年正月十二日
大祀慶成例該筵宴奉　欽依是既各處地方災傷准暫
免宴欽此臣等備員大臣義均休戚仰窺　聖意憫念窮
民無所不至苟有濟於天下當不惜於身家顧慮臣下交
修未至救禦無方正思朝夕講求荒政次第敷陳以仰承
德意近該內織染局奏差蘇杭等處織造給事中張原
曹懷黃儒等連章論列工部尚書趙璜等擬奏俱以地方
災傷乞暫停免未蒙　俞允中外物論實切驚疑將謂邮
民之政未臻實效而厲民之令已播先聲臣等實有意外

之虞敢忘先事之戒切惟 皇上克思天戒屢廑修省之
諭軫念民窮博求賑濟之方雖 內帑可發雖漕運可留
雖歲派可免雖馬船工料亦可停差雖宴會盛典亦可暫
省傳聞天下使窮饑待盡之民亦有更生之望若承差織
造之命獨未中止則是 皇上所以懇惻為民之實意猶
為矜念不切之虛文天雖至高其聽惟卑民雖至愚其知
如神以此應天天或未格以此濟民民益增憂且今年災
兆近世所無江北之生靈惟江南之仰賴先年亦以織造
煩擾差遣非人遂致掊法阻壞機戶逃亡國本有傷邊儲
大損覆車未遠明鑒具存又恐南畿財賦之地易致動搖

中原盜賊之機待釁而動臣等深憂過計有不容不盡言者至於 上用袍服歲有常供鎮巡等官必能辦理豈敢有缺如蒙 皇上俯念窮民闇納群議暫止差官之命仍依工部所擬行令鎮巡等官辦料織造務要以時觧用若有遲悞及不如法者罪有所歸後年豐時和地方無事令行議處施行則 皇上綸音之渙汗布 聖意之真切自足以上感天和下慰民望而臣等叅陪 廷議亦得以仰賛德化之成矣干冒 天威不勝恐懼懇切祈望之至

憫念窮民亟停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先年各處織造內臣俱惟 皇上登極之初各行取回京師以甦民困天下之人方稱頌 聖德不已近者不意一時 誤聽內織染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提督織造 命臣等撰寫勅書臣等看得南直隸蘇州府并松常鎮等府浙江杭州并嘉湖寧紹等府今年四月以後亢陽為虐入秋以來大雨不止旱澇相繼災異非常委的地方十分狼狽本等錢粮不能辦納尚要奏乞蠲免若又差織造一應物料工匠何從出辦擾給非惟逃亡逼迫又恐激成他變又況經過地方淮楊等府徐邳等州見今水患非常髙低

遠近一望皆水軍民房屋田產盡被渰沒百里之內寂無一爨之煙流徙死亡難以數計所在去處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母子相視痛哭投水而死者各該地方官員奏要賑濟該部為因公私匱乏之錢粮無從出辦方且晝夜憂惶計無所處自今至於麥熟之時尚有數月各處饑民豈能俯首枵腹坐以待斃其勢必將起而為盜傳聞鳳陽所轄地方泗州洪澤饑民聚集卅少者已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往客商船隻莫敢誰何所聞未實未知何日始得剿平將来事勢尚有不可預者臣等職司輔導實切驚惧所有前項　勑書臣等决不敢擅撰伏望　皇上俯從六

科十三道各官所言　憫念地方災傷重大收回　成命停止織造官員不差　祖宗生靈不勝慶幸如果　袍服缺乏止照工部覆題着鎮巡三司官計處物料人匠鎮守官提督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億亦不至於有悞矣

俯從讜言停止差官織造疏　張翀

臣等頃見　皇上徇內織染局之請差內臣二人前去蘇杭織造科道諸臣力言其不可九卿諸臣力言其不可前後章疏累數千言凡天時水旱之災民生死亡之狀織造開端之弊差官剝削之苦　詔書反汗之失治道進退之機不惜忌諱披瀝血誠以入告我　后於內者要亦詳且盡矣而一二起釁之徒持之益堅　陛下入其奸言主之愈力人心恫疑莫知所為於是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起而為　陛下懇懇言之是也　陛下重苦口之論以慨　宗社億萬年之圖亢不忍

人之心以救江南數十萬就死之生靈也顧質之以上累

撰寫 勑書責之以必具櫬執杻 朝著譁然相顧失色

廷和等惟重愛 君無已之情體 國不私之義優抗顏

論奏冀欲以言之從違為身之進退豈得已哉正以遣官

提督織造既非 祖宗令典所載又非今日事勢所宜正

德年間差去內臣雖武采良猶恐 朝廷一旦清明不無

按法之誅是故有所畏而不敢盡其惡者 陛下猶得以

赦之也今 陛下業已革之舉自復之縱之於既撤之後

而興之於再搆之餘衍 明旨不許生事擾人其將何

所忌憚而欲責縞腹以不囿也此廷和等言之不可以不

聽者一也往時百姓忍死十五六年以望今日詔除冬之
後必有陽春者而　陛下首詔天下凡織造内臣盡数革
回天下歡然若更生不圖未二三年即有此舉則是百姓
之厚望於　陛下者卒然失望於　陛下也夫以無所忌
憚之内臣而敢此失望之百姓安危之兆明若觀火此廷
和之言不可以不聽者二也況今四方災異層見疊出跨
江南北奏報危急大抵皆乞求拯救痛哭危苦之言　陛
下終之以恩卹有惕然未寧者為民父母忍復此荼以
失其心乎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前可重傷之地多係
古時雄傑之區切慮來春二三月間賑恤無術卒災何隙

之徒緣此以逞潢池多盜弄兵之孽　九重廑宵旰之憂其時雖欲斷生之肉固已無及于事此廷和等言之不可以不聽者三也廷和等所職古之所謂三公位廟堂之上與

天子相可否者也臣等所謂古之諍臣立殿陛之下與

天子爭是非者也臣等爭之不足而廷和言之　陛下督責之廷和等爭之　陛下依違之猶未慨然明　詔天下曰織造停罷臣等雖碩劣無狀未敢言去恐廷和等之不能安心於辦事也以輔臣言事不聽望望然而求去此豈

國家之利哉此其言之不可不聽者四也伏望　陛下仰

觀天時人事之變俯察諸臣懇悃之言少徐朴以先天下

寧兆庶以固邦本前項差官織造之 命亟賜收回只如
該部原議施行誠爲官民兩便仍乞嚴行蘇杭等處斤織
造之家不許造作淫巧奇異服色以長後靡之風以傷醇
醲之化實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臣等不勝惓惓顒望
之至

停止差官以重恤邦本疏　張原

先該內織染局掌印太監劉永等題　請差官前去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執奏以為不可反覆辨論殆千餘言蓋深時世而極言之其理儘為詳盡不圖聖意竟莫之回而有內臣二員往督之　旨此事關係　聖政少得失生民之休戚世道之治忽臣不得不昧死一陳其愚

陛下登極之初將各處新添差出內官盡數取回　聖明洞見萬里或知其為地方生民之害也天下方蒙更生之福不勝幸幸迄今日月幾何而乃復有此差官之　旨何前日知其害人而停止今復不慮其害人而允其請也見

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兵殘載道而畿內直隸一帶災傷尤
甚為今之計正宜加意存恤尚猶恐其無濟矧可又加之
以徵科朘剝之擾耶　陛下每遇各處撫臣奏災傷之大
府部臺諫以疏論救濟之方累降　明旨發內帑蠲徵派
諄諄戒諭皆欲其家家存恤務使民沾實惠似此所行則
是一面差官賑濟一面差官科斂所謂實惠者何有存恤
者何如也　明旨所許雖止蘇松然弊源一開倖門再啓
於是謀利之人遂援以為例浸淫之勢必不可復止則陝
西之羊絨江西之燒造與凡買辦採辦管莊管店之數亦
或在所不免矣今天下地方大半多盜而陝西重鎮已經

夷虜之所殘擾民或死於饑饉之間斧鉞之下存餘無幾矣呻吟之聲疾蹙之狀已是遍滿閭閻何以復堪此害竊恐民之無告者或遂於反梗而不軌以違上梗聖化嚬蹙何益夏聞風聞浙江鎮守太監梁瑤指稱　進貢差人私齎寶貨滿載舳艫前來打點遺圖帶管織造此時給事中章僑預以為言正欲追問其途纔延數月而太監刁永果有此請梁瑤當倭賊搶亂之際不聞出謀策以靖地方乃惟汲汲營求於圖帶織造究其心蓋止知謀利而不知謀國止知愛身而不知愛　朝廷　陛下試詳察之彼果何如人也梁瑤之營幹雖因章僑之言而暫止然實啓其端

矣自後賄託　左右貢緣　宮掖以圖委用者皆由此以
施其引伸疏瀹之術致今差官之　命竟爾必出而莫之
挽回臣按璫之擅啓釁端違格　詔書致　陛下歛衆怨
為朝廷生厲階誤國殃民背公狥利罪可斬也伏望
陛下常懷民惟邦本之心亟念民窮盜起之義所有差官
提督之　命速賜追寢俟後歲時豐稔人民安足再為議
行仍將梁璫取回究治以杜貪緣則生民幸甚

暫停織造以蘇邊民疏　吉澄

臣見邸報該內織染局太監刁永等題稱供應年紗紬疋不敷奉　欽依差官織造隨該科道交章論奏欲要停止未蒙　聖允仍從差官臣見聞之餘不勝憂惧竊惟緞袍止是弘治五年織造一次正德二年差官未久隨即停止後被太監廖鑾等假此大肆科取算弄及銖錙剋民骨髓至今追思無不感嘆欣幸逢　聖明御極　詔革一切浮費一四年間拔瘁之民方脫橫征之厄依復業而寯崔稐洞十常九空者以北虜在套十餘年出沒非常亦不剌占據青海四面受敵糧糗無處只今歲買其戰馬明年易

糧草攻守之計未成倉猝變之虞無甚乎石撫事人有隱憂况今流賊竊發平凉雖擒首惡餘黨尚存亦不刺歷枚洮境大肆侵掠舉兵防禦而洮地不産五穀全靠腹裏銀一錢止糴糧七八升民經買破家幹運供億不前外迫於搶擄內追於銀糧勢若水火人心驚惶此正所謂門庭之寇腹心之疾萬一其患乎止不獨臨鞏可憂雖全陝不得安枕而卧也當此困極之時正宜多方休息加意愛養乃復差官織造以增一番之徵求敲百孔之漁獵臣恐貧民甚有不堪其苦者矣　陛下亦嘗垂念全陝特復總制飭發內帑銀數十萬兩接濟軍餉以裕民力至於差官織

造獨不暫為停止臣固知非　陛下之本心也只今西征
將士枕戈而卧裹糧而食臣覩　陛下雖有絨袍亦當
自服之不安顧乃務要奢靡織造重耗財力疲弊之民何
時得蘇伏望　陛下憫念時艱俯就衆論收回　成命停
止差官或暫命鎮巡等官查照舊規裁半織造或待邊患
稍寧照舊舉行庶全陝之疲累居用一緩二之恩各邊之
軍需無顧此失彼之患矣

慎差遣以廣仁恩疏　　鄒杰

本月初七日該司禮監太監滕祥內官監太監李芳傳奉

聖諭着內官監太監李佑隨同撫按官照依　御前發去

原樣織造如法細膩鮮明不許以意違措有了的陸續解

進寫勑與他工部知道欽此續又該本部題為欽奉　聖

諭事奉　聖旨已有諭了如何又這等說着遵行寫勑與

他上緊去欽此臣等仰窺　聖衷無非以織造衣服　御

用攸關或恐遲誤了限期上緊故特命中官責成專理

也臣等敢不仰承　德意以從為是冒昧以瀆　天聽也

哉但以為　朝廷頒風動四方之原而政令為鼓舞萬民

之術恭惟　皇上臨御之初首頒　明詔將召南京蘇杭織造臣等俱即回京是以宣布之日遐邇傳聞莫不謂聖心軫切民瘼首釐獘政舉欣欣然思見　德化之成也今歳時未久　詔墨尚新　德意綸音一旦廢閣是　陛下之令將不自信於天下矣矧　登極之詔　新政所關先後異同法難遵守　帝王畫一之政恐不如是也且臣等恭覩　陛下即位以來銳意太平　宸懷若納銀鮮之貢特　旨即停遣使監督閩粵報罷是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百姓也邇何以織造之故不思踐其　明詔而遠遣中官復勞東南之赤子乎況撫按各官咸有地方之責者君

陛下專責二臣俾其幹理訓盡事效忠人臣之分也孰敢

不為　陛下進解以待造作如法而自買　明命也耶此

固事之所可已者也蘇杭等處緞役皆照舊年以來開造

特甚今殘喘未蘇督造復往衆與服御所用不多而工役

科派所費必衆且　禁闈近侍聲勢甚嚴大小有司奉承

恐後一應財物均係脂膏愚民無知必將以為　陛下之

惠不終於天下也止一事之微重　恩詔之大寧非

陛下之所當留意者乎此臣等所以不忍緘默而冒昧陳

之伏乞　陛下俯納愚衷收回　成命仍將應織等物尊

責彼處撫按等官欽遵　御前原樣如式織造陸續上

進庶 賢得以仰霑 詔旨不致中廢而 帝王堯舜之 盛德復見於今日矣